

## 第十二回 冷面孔翻得轉一席成讎

詞曰：

犬子無知，要將捋虎鬚稱結契。且引魚蝦，上把蛟龍臂。及至傷情，當面難回避。閑思議，非他惡意，是我尋淘氣！

## ——右調《點絳脣》

卻說過公子聽見水運說，又有甚算計，可以奈何鐵公子，因忙忙問道：「老丈又有甚妙計算？」水運道：「也無甚妙算。但想他既為舍侄女遠遠而來，原要在舍侄女身上弄出他破綻來。方纔僮子假的被他看破，故作此矯態。我如今攛掇我侄女兒，真使人去請他，看他反作何狀，便可奈何他了。」過公子聽了，沉吟道：「此算好便好，祇是他正沒處通風，莫要轉替他做了媒，便不妙了。」水運道：「媒人其實是個媒人，卻又不是合親的媒人，卻是破親的媒人。公子但請放心，祇管安排。」

因辭了回家，來見冰心小姐道：「賢侄女，你真果有些眼力，我如今方服煞你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有甚服我？」水運道：「前日那個鐵公子，人人都傳說是拐子，賢侄女獨看定不是。後來細細訪問，方知果然不是拐子，倒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好人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是已往之事，叔叔為何又提起？」水運道：「因我今日撞見他，感他有情有義，故此又說起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偶然撞見，那路上便知他有情有義？」水運道：「我今日出門，剛走到你門前，忽撞見鐵公子從門裏出來，我想起他向日我為你婚姻，祇說得一句，他就拂然變色而去，今日復來，疑他定懷不良之念，因上前相見，要捉他的破綻，搶白他一場。不期他竟是一個好人，此來到是好意。」

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怎知他來卻是好意？」水運道：「我問他到此何干，他說在京中聽得人說，馮按院連出二牌，要強逼侄女與過公子成婚，知道非侄女所願，他憤憤不平，故不憚道路之遠，趕將來與馮按院作對。因不知起事根由，故走來要見侄女，問個明白。不期到了門內，看見馮按院出的告示，卻是禁止強娶的，與他所聞大不相同，始知是傳言之誤，故連門也不敲，竟歡歡喜喜而去。我見他如此有情有義的舉動，豈不是個好人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據叔叔今日說來，再回想當日在縣堂救我之事，乃知此生素抱熱腸，不是一時輕舉，侄女感佩敬之，不為過矣。」水運道：「他前日在縣堂救你，你即接他養病，可謂義俠往來，兩不相負矣。但他今日遠來，赴你之難，及見無事，竟歡然默默而去，絕不自矜，要你知感激，則他獨自一段義氣，已包籠侄女於內矣。侄女受他如此護持之高誼，卻漠然不知，即今知之，卻又漠然不以為意，揆之於事，殊覺失禮，問之於心，未免抱慚。若以兩個人之義俠相較，祇覺侄女稍遜一籌矣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教訓侄女之言，字字金玉。但侄女一女子，舉動有嫌，雖抱知感之心，亦祇好獨往獨來於漠然之中，而冀知我者知耳。豈能剖面相示，以尊義俠之名？」水運道：「說便是這等說，但祇覺他數百里奔走之勞，毫無著落，終不舒暢。莫若差人去請他來拜謝，使他知一片熱腸，消受有人，不更快乎？」

此時冰心小姐，因水用到京，被馮按院趕了轉來，後來不上本事情，正無由報知。今見水運要他差人去請鐵公子來謝，正合了他的機會。雖明知水運是計，遂將計就計，答應道：「聽叔叔說來，甚是合理，侄女祇得遵叔叔之命而行。但請他的帖子，卻要借叔叔出名。」水運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冰心小姐因取出一個請帖來，當面寫了，請他明午小酌，叫水用去下。水用道：「不知鐵相公下處在哪裏？」水運因叫認得的小廝領了去。

水用得到下處，恰好鐵公子正在躊躇要回去，又不知馮按院出告示的緣故；要訪問，又不知誰人曉得。忽見水用走進來，滿心歡喜，因問道：「前日遇見時，你曾說要央我上本？」水用道：「不期那日剛遇見相公之後，就被馮按院老爺的承差趕上，不由分說，竟趕了回來。路上細細訪問，方知是家小姐當堂將本稿送與馮按院看，馮按院看見本內參得他厲害，也慌了，再三央求家小姐，許出告示，禁人強娶。家小姐方說明小的姓名、形象，叫他來趕。小人一時被他趕回，故失了鐵相公之約。不期鐵相公抱此雲天高誼，放心不下，又遠遠跋涉而來。家小姐聞之，甚是感激，故差小人來，要請鐵相公到家去拜謝。」因將請帖呈上。

鐵公子聽見水用說出緣由，更加歡喜，道：「原來有許多委曲。我說馮瀛這賊坯，為何就肯掉轉臉來？你家小姐真可作用也。我早間到你門上看見告示，就要回去，因不知詳細，故在此尋訪。今你既說明了，我明早準行矣。本該到府拜謝小姐向日垂救深情，惟嫌疑之際，恐惹是非，故忍而不敢耳。這帖子你可帶回，小姐的盛意，已心領了，萬萬不能趨教。」水用道：「鐵相公舉動光明，家小姐持身正大，況奉屈鐵相公，止不過家二老爺相陪，有何嫌疑？這裏鐵相公過去略略盡情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我與你家小姐往來，本義俠之中，原不在形骸之內，何必區區作此世情酬應？你可回去謝聲，我斷斷不來。」水用見鐵公子說得斬截，知不可強，祇得回家報知冰心小姐與水運。

冰心小姐聽說不來，反歡喜道：「此生情為有情，義為有義，俠為有俠，怎認得這等分明？真可敬也！」惟水運所謀不遂，不勝踟躕，祇得又走來與過公子商量道：「這姓鐵的，一個少年人，明明為貪色，卻真真假假，百般哄誘他不動。口雖說去，卻又下去，祇怕他暗暗的還有圖謀，公子不可不防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我看此人如鬼如蜮，我一個直人，哪裏防得他許多。我在歷城縣，也要算做一個豪傑，他明知我要娶你侄女兒，怎偏偏要遠到我縣中來，與你侄女兒歪纏，豈不是明明與我做對頭？你誘他落套，他又乖偏不落套；你哄他上當，他又巧偏不上當。我那有許多的功夫去防范他？莫若明日去拜他，祇說是恭他豪傑之名，他沒個不來回拜之理。等他來回拜之時，拚著設一席酒請他，再邀了張公子、李公子、王公子一班貴人同飲。飲到半酣，將他灌醉，尋些事故，與他爭鬧起來，再伏下幾個有力氣的閑漢，大家一齊上，打他一個半死，出出氣，然後告到馮按院處。就是老馮曉得他是堂官之子，要護他，卻也難為我們不得。弄到臨時，做好做歹，放了他去，使他正眼也不敢視我歷城縣的人物，豈不快哉！」

水運聽了，歡喜的打跌道：「此計痛快之極，祇要公子做得出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我怎的做不出？他老子是都堂，我父親是將拜相的學士，那些兒不如他？」水運道：「既公子主意定了，何不今日就去拜他，恐他明日三不知去了。」

過公子因叫人寫了一個「眷小弟」的大紅全柬，坐了一乘大轎，跟著幾個家人，竟抬到下處來拜鐵公子。鐵公子見了名帖，知是過公子，因鄙其為人，連忙躲開，叫小丹祇回說不在。過公子下了轎，竟走進寓內，對小丹說了許多殷勤、思慕之言，方纔上轎而去，鐵公子暗想道：「我是他的對頭，他來拜我做甚麼？莫非見屢屢算計我不倒，又要設法來害我？」又暗笑道：「你思量要害我，祇怕還甚難。但我事已完了，明日要回去，那有閑工夫與他遊戲，祇是不見他罷了。」又想到：「他雖為人，却也是人。」

既招招搖搖來拜一場，我若不去回拜，祇道我傲物無禮了。我想他是個酒色公子，定然起得遲，我明日趕早投一帖子就行，拜猶不拜，使他無說，豈不禮智兩全？」

算計定了，到了次日，日未出就起來，叫小丹收拾行李，打點起身。自卻轉央店上一個店廝，拿了帖子，來回拜過公子。不期過公子已伏下人在下處打聽，一見鐵公子來拜，早飛報與過公子。剛等的鐵公子到門，過公子早衣冠齊楚，笑哈哈的迎將出來道：「小弟昨日晉謁，不過聊表仰慕之忱，怎敢又勞兄臺賜顧？」因連連打恭，拱請進去。鐵公子打量祇到門，投一名帖便走，忽見過公子直出門迎接，十分殷勤，一團和氣，便放不下冷臉來，祇得投了名帖，兩相揖讓到廳，鐵公子就要施禮，過公子止住道：「此間不便請教。」遂將鐵公子直邀到後廳，方纔施禮序坐，一面獻茶，過公子因說道：「久聞臺兄英雄之名，急思一會。前蒙臨辱敝邑時，即謀晉謁，而又匆匆發駕，抱恨至今。今幸再臨，又承垂顧，誠為快事。敢攀作平原十日之飲，以慰飢渴之懷。」

鐵公子茶罷，就立起身來道：「承長兄厚愛，本當領教，祇是歸心似箭，今日立刻就要行了。把臂之歡，留待異日可也。」說著往外就走。過公子攔住道：「相逢不飲，真令風月笑人。任是行急，也要屈留三日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小弟實實要行，不是故辭，乞長兄相諒。」說罷，又往外走。過公子一手扯住道：「小弟雖不才，也忝為宦家子弟，臺兄不要看得十分輕了。若果看輕，就不該來賜顧了；既蒙賜顧，便要算做賓主。小弟苦苦相留，不過欲少盡賓主之誼耳，非有所求也。不識臺兄何見拒之甚也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蒙長兄殷殷雅愛，小弟亦不忍言去。但裝已束，行色倥傯，勢不容緩耳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既是臺兄不以朋友為情，決意要行，小弟強留，也自覺惶愧。但祇是清晨枵腹而來，又令枵腹而去，弟心實有不安。今亦不敢久留，祇求略停片時，少勸一餐，而即聽驅駕就道，庶幾人情兩盡，難道臺兄還不肯俯從？」鐵公子本不欲留，因見過公子深情厚誼，懇懇款留，祇得坐下道：「纔進拜，怎便好相擾？」過公子道：「知己相逢，當忘你我，臺兄快士，何故作此套言。」

正說不了，祇見水運忽走了進來，看見鐵公子，忙施過禮，滿臉堆笑道：「昨日舍侄女感鐵先生遠來高誼，特託我學生具東奉屈，少表微忱，不識鐵先生何故見外，苦苦辭了。今幸有緣，又得相陪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我學生來殊草草，去復匆匆，於禮原無酬酢，故敬託使者辭謝。即今日之來，不過願一識荊也。而蒙過兄即諄諄投轄，欲留恐非禮，欲去恐非情，正在此躊躇，幸老翁有以教之。」水運道：「古之好朋友，傾蓋如故。鐵先生與過舍親，難道就不如古人，乃必拘拘於世俗？如此甚非宜也。」過公子大笑道：「還是老丈人說得痛快！」鐵公子見二人互相款留，竟不計前情，祇認做好意，便笑了一笑坐下，不復言去。

不多時，備上酒來，過公子就遜坐。鐵公子道：「原蒙憐朝飢而授餐，為何又勞賜酒？恐飲非其時也。」過公子笑道：「慢慢飲去，少不得遇著飲時。」三人俱各大笑，原來三人與曲蘩生俱是好友，一拈上手，便津津有味，你一杯，我一盞，便不復推辭。

飲了半晌，鐵公子正有個住手之意，忽左右報：「王兵部的三公子來了。」三人祇得停杯接見。過公子就安坐道：「王兄來得甚好。」因用手指著鐵公子道：「此位鐵兄，豪傑士也，不可不會。」王公子道：「莫非是打入大夫侯養閑堂的鐵挺生兒麼？」水運忙答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王公子因復重舉手打恭道：「久仰，久仰！失敬，失敬！」因滿斟了一巨觴，送與鐵公子道：「借過兄之酒，聊表小弟仰慕之私。」鐵公子接了，也斟一觴，回敬道：「小弟粗豪何足道，臺兄如金如玉，方得文品之正。」彼此交贊，一連就是三巨觴。

鐵公子正要告止，忽左右又報：「李翰林的二公子來了。」四人正要起身相迎，那李公子已走到席前，止住道：「相熟兄弟，不消動身，小弟竟就坐罷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尚有遠客在此。」鐵公子聽說，祇得離席作禮。那李公子且不作揖，先看著鐵公子，問道：「好英俊人物！且請教長兄尊姓臺號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小弟乃大名鐵中玉。」李公子道：「這等說，是鐵都院的長君了！」連連作揖道：「久聞大名，今日有緣幸會！」過公子就邀入座。

鐵公子此時酒已半酣，又想著要行，因辭說道：「李兄纔來，小弟本不該就要去，祇因來得早，叨飲過多，況行色匆匆，不能久住，祇得要先別了。」李公子因作色道：「鐵公子太欺人了，既要行，何不早去，為何小弟剛到，即一刻也不能留？這是明明欺小弟不足與飲了！」水運道：「鐵先生去是要去久了，實不為李先生起見。祇是李先生纔來，一杯也不共飲，未免忽然。方纔王先生已有例，對飲過三巨觴。李先生也祇照例對飲三觴罷。三觴飲後，去不去，留不留，聽憑主人，卻與客無干了。」李公子方回嗔作喜道：「水老丈此說還略略近情。」鐵公子無奈，祇得又復坐下，與李公子對飲了三巨觴。

飲才完，忽左右又報：「張吏部的大公子來了。」眾人還未及答應，祇見那張公子歪戴著一頂方巾，七斜著兩祇色眼，糟包著一個麻臉，早喫得醉醺醺，一路叫將進來，道：「那一位是鐵兄，既要到我歷城縣來做豪傑，怎不會我一會？」鐵公子正立起身來，打量與他施禮，見他言語不遜，便立住答應道：「小弟便是鐵挺生，不知長兄要會小弟有何賜教？」張公子也不為禮，瞪著眼，對鐵公子看了又看，忽大笑說道：「我祇道鐵兄是七個頭、八個膽的好漢子，卻原來青青眉目，白白面孔，真無異於女子。言且慢講，且先較一較酒量，看是如何？」眾人聽了，俱贊美道：「張兄妙論，大得英雄本色！」鐵公子道：「飲酒，飲情也，飲興也，飲興也，各有所思，故張旭神聖之傳，僅及三杯；淳於髡簪珥縱橫，盡乎一夜。而此時之飲，妙態百出，未嘗較量多寡以為雄。」張公子道：「既是飲態百出，安知較量多寡以為雄，又非飲態中之妙態哉！」即用手扯了鐵公子同坐下，叫左右斟起兩巨觴來，將一觴送與鐵公子，自取一觴在手，說道：「朋友飲酒，飲心也。我與兄初會面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且請一觴，看是如何。」因舉起觴來，一飲而乾。自乾了，遂舉空觴，要照乾鐵公子。鐵公子見他乾的爽快，無奈祇得勉強喫乾了。張公子見鐵公子喫乾，方歡喜道：「這纔像個朋友。」

一面又叫左右斟起兩觴，鐵公子因辭道：「小弟坐久，叨飲過多，適又陪王兄三觴，李兄三觴，方纔又陪長兄一觴。賤量有限，實實不能再飲了。」張公子道：「既王、李二兄俱連三觴，何獨小弟就要一觴而止？是欺小弟了。不瞞長兄說，小弟在歷城縣中，也要算一個人物，從不受人之欺，豈肯受吾兄之欺哉！」因舉起觴來，又一飲而乾，自乾了，又要照乾鐵公子。

鐵公子因來得早，又不曾喫飯，空心酒喫了這半日，實實有八九分醉意，拿著酒杯，祇是不喫。因被那張公子催的緊急，轉放下酒杯，瞪著眼，靠著椅子，也不作聲，但把頭搖。張公子看見鐵公子光景不肯喫，便滿臉含怒道：「講明對飲，我喫了，你如何不喫？莫非你倚強欺我麼？」鐵公子一時醉的身子都軟了，靠著椅子，祇是搖頭道：「喫得便喫，喫不得便不喫，有甚麼強？有甚麼欺？」張公子聽了，忍不住發怒道：「這杯酒你敢不喫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不喫便怎麼？」張公子見說不喫，便勃然大怒道：「你這小畜生，祇可在大名府使利，怎敢到我山東來裝腔！你不喫我這杯酒，我偏要你喫了去！」因拿起那杯酒來，照著鐵公子夾頭夾臉祇一澆。

鐵公子雖然醉了，心下卻還明白，聽見張公子罵他小畜生，又被澆了一頭一臉酒，著這一急，惹得火星亂迸，因將酒都急澆了。

忙跳起身來，將張公一把抓住，揉了兩揉道：「好大膽的奴才，怎敢到虎頭上來尋苑！」張公子被揉急了，便大叫道：「你敢打我麼？」鐵公子便兜嘴一掌，道：「打你便怎麼？」王、李二公子看見張公子被打，便一齊亂嚷道：「小畜生，這是甚麼所在，怎敢打人！」過公子也發話道：「好意留飲，乃敢倚酒撒野！快關門，不要放他走了，且打他個酒醒，再送到按院去治罪！」暗暗把嘴一噉，兩廂早走出七八個大漢，齊擁到面前。水運假勸道：「不要動粗！」因要上前來封鐵公子的手。鐵公子此時酒已急醒了，看見這些光景，已明知落局，轉冷笑一笑道：「一群瘋狗，怎敢來欺人！」因一手捉住張公子不放，一手將檯子一掀，那些饌饌碗盞，打翻一地。水運剛走到身邊，被鐵公子祇一推，道：「看水小姐分上，饒你打！」早推跌去有丈餘遠，竟跌倒地上，扒不起來。

王、李二公子看見勢頭凶惡，不敢上前，祇是亂嚷亂叫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」過公子連連揮眾人齊上，眾人剛就到來，早被鐵公子將張公子，就像提大夬侯的一般，提將起來，祇一手，掃得眾人東倒西歪。張公子原個色厲內荏、花酒淘虛的人，那裏禁得提起放倒，擊擊摔摔，祇弄得頭暈眼花，連喫的幾杯酒都嘔了出來，滿口叫道：「大家不要動手，有話好講！」鐵公子道：「沒甚話講，祇好好送我出去，便萬事全休，若要圈留，要你人人都死！」張公子連連應承道：「我送你，我送你！」鐵公子方將張公子放平站穩了，一手提著，自步了出來。眾人眼睜睜看著，氣得白挺，又不敢上前，祇好在旁說硬話道：「禁城之內，怎敢如此胡為！且饒他去，少不得要見個高下！」鐵公子祇作不聽見，提著張公子，直同走出大門之外，方將手放開道：「煩張兄傳語諸兄：我鐵中玉若有寸鐵在手，便是千軍萬馬中，也可出入，何況三四個酒色之徒，十數個挑糞蠢漢，指望要摘猛虎之鬚，何其愚也！我若不念紳宦體面，一個個毛都掃光，腿都打折。我如今饒了他們的性命，叫他須朝夕焚香頂禮，以報我大赦之恩，不可不知也！」說罷，將手一舉道：「請了！」竟大踏步回下處來。

到得下處，祇見小丹行李已打點的端端正正，又見水用牽著一匹馬，也在那裏伺候。鐵公子不知就裏，因問水用道：「你在此做甚？」水用道：「小姐訪知過公子留鐵相公喫酒，不是好意，定有一場爭斗；又料定過公子爭斗鐵相公不過，必然要喫些虧苦；又料他喫些虧苦，斷不肯干休，定要起一場大是非。家小姐恐鐵相公不在心，竟去了，讓他們造成謗案，那時再辯就遲了。家小姐又訪知按院出巡東昌府，離此不遠，請鐵相公一回來，即快去面見馮按院，先將過公子惡跡呈明，立了一案，到後任他怎生播弄，便不妨了。故叫小人備馬，在此伺候，服侍鐵相公去。」鐵公子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你家小姐，怎在鐵中玉面上如此用情，真令人感激不盡。你家小姐料事怎如此快爽，用心怎如此精細，真令人嘆服不了。既承小姐教誨，定然不差。」因進下處，喫了午飯，辭了主人，竟上馬，帶著水用、小丹，來到東昌府，去見馮按院。正是：

英俊多餘勇，佳人有俏心。

願為知己用，一用一番深。

鐵公子到了東昌府，訪知馮按院正在坐衙門，忙寫了一張呈子，將四公子與水運結黨朋謀，陷害之事，細細呈明，要他提疏拿問。走到衙門前，不等投文放告，竟擊起鼓來。擊了鼓，眾衙役就不依衙規，竟扯扯曳曳，擁了進去。到了丹墀，鐵公子尊御史代天巡狩的規矩，祇得跪一跪，將呈子送將上去。馮按院在公座上見鐵公子，已若認得，及接呈子一看，見果是鐵中玉。也不等看完呈子，就走出公座來，一面叫掩門，一面就叫門子請鐵相公起來相見。

鐵中玉因上堂來，還要再跪，馮按院用手挽住，祇以常禮相見，一面看坐待茶，一面就問道：「賢契幾時到此，到此何干？本院並不知道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晚生到此，不過遊學，原無甚事，本不該上瀆。不料無意中忽遭群奸結黨詔害，幾至喪命。今幸逃脫，情實不甘，故匍匐臺前，求老恩臺代為伸雪。」馮按院聽了道：「誰敢大膽陷害賢契，本院自當盡法。」時復取呈子細細看完，便蹙著眉頭，祇管沉吟道：「原來又是他幾人！」鐵公子道：「鋤奸去惡，憲臺事也。憲臺鏡宇清肅，無所畏避，何猶躊躇，寬假於此輩？」馮按院道：「本院不是寬假他們，但因他們尊翁，俱當道於朝，處之未免傷筋傷骨，殊覺不便。況此輩不過在膏粱紈袴中作無賴，欲警戒之，又不知俊改；欲辱彈章，又實無強梁跋扈之雄，故本院未即剪除耳。今既得賢契，容本院細思所以治之者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事既難為，晚生怎敢要苦費老憲臺之心？但晚生遠人，今日之事，若不先呈明，一旦行後，恐他們如鬼如蜮，詞轉捏虛，以為毀謗，則無以解。既老憲臺秦鏡已燭其奸，則晚生安心行矣。此呈求老憲臺立案可也。」馮按院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深感賢契相諒，乞少留數日，容本院盡情。」鐵公子立刻要行，馮按院知留不住，取了十二兩程儀相送，鐵公子辭謝而出。正是：

烏臺有法何須執，白眼無情用轉多。

不知鐵公子別後又將何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